

情何以堪

●趙賡颺（前國立清華大學教授兼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教授）

謠傳很多無一可信

民國卅八年六月，廣州城的法幣已連連下跌，五萬塊錢竟只够買一個麵包；剛領了薪水的公務員紛紛排隊趕換港紙，而隊伍前後相差僅五人，兌值便已不同。

車站、港口，萬頭鑽動，有人準備躲到鄉下去，有人計畫到重慶去，也有人，就像我一樣，趕著在最後一日把要緊的事辦妥了，離開廣州來臺灣。

六月十二日早晨，我離開暫住了一個多月的旅館到外交部去。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在十一日從香港託話來，要我跑一趟外交部補辦護照。而我到了部裏，放眼看去，偌大的辦公室裏，桌上、椅子上，牆角廊中，堆得滿滿如山高的檔案，却看不到一個辦公的人。我等了一會兒，正要失望離去，突然從一堆堆比人高的證件檔案中跳出個人來，他只著了件短背心，汗如雨下，氣喘吁吁道：「辦不了了！辦不了了！」

在當時正有成千上萬的人要申請護照出境，那能顧到一個要求補發的人呢？於是我便放棄了補辦護照的念頭。

接著又趕忙找我在教育部的老同事曹文治先

生。他是個業餘篆刻家，答應替梅校長刻一枚圖章，好作為我將來到臺灣替梅校長籌備編譯館之需。

沒找到人，我在街上轉了一圈又一圈，一下竟不知下一步該做什麼好。

繞回教育部的辦公室，有幾位同事等在那裏，他們預備把家眷託付我，讓我先帶到臺灣，他們則將應蔣中正委員長的號召往重慶去另闢戰場。我還記得，當時一位同事認真對我說：「說不定我們在重慶開創新局，安頓好新家後，不到一年就接你們回來！」

當時雖然沒有一個人能斷言明天將會如何，但仍不願相信親友會永不能再見，仍不願承認這就是生離死別。面對這種父子夫婦相擁對泣的場面，我只不斷加以安慰。

事情交代妥當後，我便回旅館去。這時已近中午，天光正亮了，可是街上的景致却不一樣了，原來車站、港口的人羣已疏散殆盡。來廣州已寄居月餘，對於廣州的印象，我一直覺得是嘈雜熱鬧的，不像戒備森嚴的青島，自然更不像淪陷前狀況緊張的北平。

一個多月以來，作生意的照常，吃茶聊天的依舊，每一戶人家總把收音機開得震天響，聽鏗

鼓叮咚咚的廣東戲。就連街上跑來跑去的三輪車也是艷紅紅的坐墊，刺得人眼目清醒。大難來前，這種異常俗麗喧鬧的景象，令人看在眼裏，心中分外不是滋味。

因語言不通，我沒法兒詢問他們在忙些什麼、想些什麼！究竟他們心裏是否也有許多對共產黨的恐懼，或對政府的憂慮，我只能在心裏猜測著。

當時的謠傳各異，有的說國民政府將退守半壁江山，再圖反攻，廣州是安全的；有的說國民政府將撤退到海南島，共軍就要逼進廣州。各種不同的傳言，廣州市民乾脆一個也不信算了。就連我們這些在政府機關做事的人，也跟著廣州市民過了月餘悠閒的日子；偶爾梁實秋、翟桓這些清華學長南來，我們尙有閒情逸致擺頓飯局。

可是這一天，好像廣州市民也獲知了我們將

在明日搭船離去的消息似的，整個沉寂了下來。回到旅館後，梳洗用餐，等著大夥兒到附近一家小學聚集，有教育部的人來洽辦最後手續，交代注意事項。我仍是離開北平時的那幾樣簡單行李，沒什麼需要準備的。照理說應該四處逛逛，拜訪告別，但心情一直定不下來。尤其時間越

接近，思緒越複雜。

臺灣在二二八事變後，據說外省人遭受很大的威脅，我這次身負重任押運民國以來大學學歷檔案過去，並協助籌備編譯館的事，不知能否如期完成？而老同事們留下家眷北上後，將來要如何取得聯繫？臺灣陌生的環境能否適應？一切的吉凶禍福是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

這些疑問不斷在腦中盤旋，也不斷在大夥兒口中討論著，一個晚上就這樣惶惑不安地熬過去。

第二天，我們七、八個人仍先到教育部報到，再行出發到碼頭。碼頭一向亂，人來人往，各各去處，但也各不知所去之處將如何？我們找了許久，才在偏僻的角落找著我們要搭乘的金剛輪。

才八百噸的一條小船，大家不約而同面面相覷；再瞧瞧碼頭上掛出的紅色氣球，是颶風來襲的警報，同事黃閱的夫人不禁歎道：「老天！這抵擋得過嗎？飄洋過海的！不會有危險嗎？」

沒奈何，最後只好沿著海岸的沙線走，多繞些行程避風暴。就在要上船時，很恰巧的，後頭傳來普文治喚我的聲音。原來他收到我的留言，連夜刻好圖章趕來送行。我接過圖章端詳，粗大的玉石，潦草的篆字，但我知道，這上頭埋藏了許多他深濃的友情和祝福。

拋妻別女趕上飛機

上了船後，我一直告訴自己：「什麼也不要想了，已經折磨得太久了，好好休息幾天，暫且把未卜的命運交給大海吧！」

沙線的浪頭起伏大，金剛輪顛簸得實在厲害

，大夥兒寢睡難安，一會兒便開始反胃嘔吐，我想，大約也把我這些日子以來不肯觸及的心事都翻吐了出來。

搖搖晃晃，渾渾噩噩中，我才真正有空閒去傷懷過去，擔心未來。我想著船上這些一起離鄉背井的朋友，他們的親人在碼頭送別的一幕幕畫面，不禁自語道：「我呢？沒想到臨去了，會連一個送行的親人也見不到！」

我不禁強烈地思念起所有還身陷北平的親人、朋友、同學、同事，甚至老老少少我認識與不認識的北平鄉民來。

由於世居北平，認真說來，由廣州搭乘金剛輪來臺之日並不算是我大陸生活的最後斷絕，而卅八年一月廿八日我由北平天壇機場搭上民航客機飛抵青島的那一天，才算是我永生難忘的告別之日。那時北平城外共黨已節節逼近，郊外鄉下擁入大批的難民，整個空氣讓人呼吸著便不舒服。教育部長官們碰見我就催促道：「你趕快走！時局已經大壞！」又加上部裏派我調任上海暨南大學，於是才有離開北平的計畫。

記得那一天是幾個老朋友和女兒送我到機場，我原打算攜女同行的，但她不肯。那天早上我們一人一輛三輪車前後趕著路，車夫喘氣如牛，我則歎息難止。回頭見女兒著卡其校服的柔弱身影，幾乎垂淚。越近機場，心裏的不捨之情越深，我還有許多放心不下的話來不及對她說呢！而善體親心的她，早已左附右囑託人與我表明了她絕不跟我走的種種原因：

「第一、還差四個月我就高中畢業了，如果

離開，將來不知能否再完成學業。第二、母親的精神病還在治療，需要我留著照顧。第三、父親的身體未復原，帶著女兒增添麻煩……」

其實我了解她的好心意。在一次視察陝西學潮的途中翻車受傷，我損失了一隻眼，折斷了脊椎骨，身上有十九處傷，早上一定要洗熱水澡才能潔身，晚上一定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因此，她一直盼望我能早日有個伴照顧生活起居，而她，如果跟了我，怕造成我再婚的困擾。

她的這份成熟體貼，使我已經行動不便的身體更形負荷沉重，愧疚與遺憾更深。但也正因為自己是個病重的人了，「難道留下來成為女兒的拖累嗎？」「既然教育部的命令在即，那麼不去上海養病吧！」「待四個月後女兒的學業完成再接她出來。」我的心裏反覆自問自答著，也才有離開女兒的一些勇氣與決心。

三輪車到達機場的時候，機場早已人山人海，社會局長前二天走了，教育局長前三天走了，這些在場內場外奔走疾呼的人羣自然也是計畫離去的。其實，家園溫暖、骨肉連心，誰捨得拋棄呀？尤其八年對日抗戰方才結束，好不容易重整家園，搬妥了廚具，新買了沙發，誰願意又開始那種流離動盪、不可探知的漂泊生活呢？只是，國勢如此，個人又何以家為？

機場的人潮越聚越多，門口的出入越來越困難，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擠了進去，一回頭，女兒和朋友都已隔在幾百個人頭之外。唉，要走的人心裏難受，送行的人心裏更難受。女兒難過的是她母親在她出門時正巧鬧起病來，她想留下

中和我多說說話都不可能；朋友們一個個愁眉不展，昨天送走那個，今天送走這個，而明天，走不成的他們會不會就成爲共產黨的俘虜？

而我曾經求學四年、服務一年的清華大學也使我依戀不捨，那裏的教職員、工友，甚至廚房的一磚一瓦，花園裏的一草一木，都是熟悉難忘的。當時我的同班同學，有的母老家貧無法離開，有的不幸已被批鬥下放，想起這些，我的思緒便有如轟隆烈響的飛機引擎，難以休息平復。

我的母親在我十歲時便已過世，至於老父親，不是我不思念他老人家，而是沒辦法思念、不敢思念。由於時局一直動盪不安，我很難得和家人相聚享天倫之樂。後來共產黨佔領了老家，父親因是地主而被清算、鬥爭，我們便失去了聯絡，離鄉在即，也沒能和父親告別。

骨肉難見老更悲傷

飛機是在傍晚七點降落青島，我先寄住在山東大學趙校長家裏。我印象特別深刻，那天是除夕夜，但一點歡樂的團圓氣氛也沒有。

一打開收音機，正傳來共產黨進北平城的消息，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不斷重覆播唱著。我心裏不禁叫道：就差三個鐘頭啊！我若晚了這三個鐘頭，便永遠身陷敵區了。我當時是以調派上海暨南大學的機會到達青島，好避北平的危機的，並不曉得將有後來的臺灣之行。待我再由青島趕至上海報到，暨南大學却不收人了，只告訴我：「大夥兒要上船了，你不必報到了，直接飛廣州，杭立武部長有任務派給你！」

我才得到將押運學籍檔案到臺灣，並替梅貽琦校長籌備編譯館的命令。

我仍清楚記得只隨身攜帶了一個小箱子，從北平到青島，箱裏只有四套衣服，另外是一臺小收音機和一個繡花墊。收音機可以不時收聽最新消息，繡花墊是旅途勞頓中可以讓我不舒服的腰背有一些依靠。不敢多帶行李的原因，無非是因爲還拖著個傷病的身子骨，但沒想到臨上飛機時又遭遇了麻煩。

航空公司以我身上用來支撐背脊的鋼甲太重爲由，要收我兩張機票。老天，這不是開我玩笑嘛！七、八十萬一張的機票還是我向教育部、市政府借來的呢！怎麼也變不出多餘的錢。身上這

副鋼甲是教育部花了九百塊美金爲我裝置的，如果必須丟棄，我會感到相當痛惜。

正苦惱難斷之際，來來往往送行的人羣裏，看見了一個從前清華大學的老同學，他的背也受了傷，正需要一副鋼甲，我趕快卸下來送給他，解決他的困難，也成全了教育部的關愛，我自己也才能够順利登機。

卅八年六月廿一日，終於踏上臺灣的陸地，開始我另一個生命的旅程。

最近我大陸的兒女以探親爲由來到香港，我們却因故無法見面，聽說她一條腿在文化大革命時被打瘸了，真叫人難過。人生至此，還有什麼比老來無法與骨肉相見更令人悲傷的呢？……

請委託郵局辦理薪資存款

- 一、什麼叫做薪資存款？機關學校、公私團體、公司、行號以及工廠等，凡雇有受薪人員每月發薪時，均可委託郵局，代爲將薪資存入員工本人郵政存簿儲金帳戶。
- 二、薪資存款有什麼好處？(一)免除出納發薪工作。(二)避免現金運送之危險。(三)鼓勵員工儲蓄。
- 三、那些郵局辦理這項業務？全省各級郵局共計一千餘處，均可辦理。委託單位應先請員工前往附近郵局開立存簿儲金帳戶(已開戶者免)。詳細委託手續請向附近郵局洽詢。
- 四、委託單位要不要負擔什麼費用？要。但僅依照委託辦理條件酌收手續費而已。
- 五、委託單位員工如何提款？(一)於約定發薪之日起，隨時可以立向帳郵局提款。(二)所發薪資於合約指定之日入帳生息，受薪員工不必於發薪日至郵局登簿。
- 六、現在有那些單位已經委託郵局辦理薪資存款？委託單位有二千餘個，包括政府機關、學校及規模較大之公司、工廠等，全部員工在五十萬人以上。
- 七、那些單位適合委託郵局辦理薪資存款？(一)員工人數多，薪資資料已利用電腦處理者。(二)分支機構遍佈全省，每月需由總機構撥寄薪資款項者。(三)偏處郊外，分發現金較爲不便者。(四)員工有滙款贍家之需要者。